

《国家与革命》

浅 说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为什么要学习《国家与革命》?	1
一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11
(一)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11
(二) 国家是暴力组织	20
(三) 国家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工具	25
二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必须通过暴力革命	30
(一)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30
(二)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36
(三) 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42
三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46
(一)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	46
(二)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 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52
(三) 无产阶级专政要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58
(四) 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	67

四 实现共产主义,国家才会完全消亡	72
(一) 无产阶级国家是自行消亡的	72
(二) 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是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	75
(三)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80
附录 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在国家问题上的	
反动言论摘编	87
(一) 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否认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87
(二) 宣扬“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反对无产阶级	
进行暴力革命	89
(三) 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92
(四) 宣扬假共产主义,歪曲科学共产主义原理	96

为什么要学习《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夜写成的光辉文献。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总结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谬论，揭露了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行径。列宁这部光辉著作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纲领，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五十多年来，它一直指引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出了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①毛主席的指示，又一次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搞清楚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修防修问题，为我们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国家与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具体地说，列宁在当时为什么要写这部著作？我们今天学习这部著作有那些现实意义？

（一）列宁为什么要写《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一书，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间在秘密状态下写成的。当时，为了避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搜捕，列宁先是隐居在俄芬边境的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草棚里，后又化装移居到芬兰。尽管当时的环境极端困难和危险，列宁的工作十分紧张，正在指导即将爆发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列宁还是以巨大的革命毅力写成了这一不朽的名著。为了写这本书，列宁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著作，并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读书笔记；同时，也研究了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观点。列宁为什么要在百忙中冒着生命危险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来写这部著作呢？这个问题，列宁在“初版序言”一开头就作了明确的回答：“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

义。”^①

首先,从政治实践来看。当时,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它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都空前尖锐起来。无产阶级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德、美、日等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终于在一九一四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掠夺性的强盗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第3页)。垄断资本集团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为了进行肮脏的战争,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便实行军国主义统治,在企业中施行军事劳役制度,采用公开的奴隶式劳动形式,来对劳动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了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工监狱”(第3页),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更加深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战争教育了人民,战争引起了革命。当时,在许多国家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这表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了。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对国家的态度问题。是维

^① 《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以下凡引用本书中的话,只注页码不再注书名。

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还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正如列宁指出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际的意义了。”（第3页）

当时，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是整个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沙皇俄国在十九世纪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广大农村还保留着农奴制度。沙皇是以地主为主要靠山的，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它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①。由于沙皇政府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残暴、最野蛮的统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有一千四百万劳动人民被拉去当炮灰，战争把国内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乎都耗尽了，这就使阶级矛盾极端尖锐。所以，“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②。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发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卖，由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缺乏斗争经验，也由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袖不在国内或被流放，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它篡夺了政权以后，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对内实行白色恐怖，疯狂屠杀布尔什维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② 同上。

克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沿着战争、饥饿、恐怖的道路,把俄国引向全民族的危机。列宁根据这种形势,向布尔什维克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指出:“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①并且提醒全党,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让步,一到决定关头,就会用暴力拚命维护他们的政权。事实正如列宁所预料的那样,到七月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运用暴力镇压了彼得格勒和平示威的群众。接着,封闭《真理报》,下令逮捕列宁,使革命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于七月底八月初秘密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以期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风暴就要来到,武装起义刻不容缓,这一切都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国家问题,以便为面临的革命斗争指明正确的航向,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第4页)这就是国家问题在当时政治实践方面的意义。

其次,从理论意义方面来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

^①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

潮极为泛滥。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头子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大肆散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胡说什么“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们从这一谬论出发，极力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更是纷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公然投入资产阶级怀抱，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提出“保卫祖国”的反动口号，狂热地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军事预算，公开声明“在危机时刻我们不会抛弃祖国”，鼓吹“国内和平”，诱骗工人在战争中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法国统一社会党领袖则公开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为政府四出游说，以保证工人在战争中同资产阶级“合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英国社会党右派，俄国孟什维克，比利时社会党领袖，也都支持本国政府对外国作战。显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已完全堕落到了“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第106页），“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第3页）。

由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罪恶活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使无产阶级内部思想相当混乱，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因此列宁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第3—4页）所以，必须揭露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粉碎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和路线，恢复被他们歪曲、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武装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斗争，这就是

国家问题在当时理论方面的特别重大的意义。

总之,《国家与革命》一书,是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写的,是为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而写的。它透彻地回答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粉碎了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攻击,同时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荒谬观点。它不仅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光辉道路。

(二) 我们学习《国家与革命》有那些现实意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指引下,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已在全国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深刻论述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任务,学好这部光辉著作,就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懂得怎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为此,我们现在学习《国家与革命》,第一,必须进一步弄清国家的阶级本质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懂得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世界上的一切国家，按其本质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剥削阶级的国家，一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只有无产阶级国家，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自己变为统治阶级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还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呢？列宁说：“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第22页），“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第23页），为了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第88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正因为这样，没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通过学习《国家与革命》，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统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更有力地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第二，必须进一步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第22—23页）。而“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第24页）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第82页）。这就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任务，不仅在政治方面要镇压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还要在经济方面，不断地削弱和铲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产生的土壤，逐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努力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要批判旧的传统观念，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等。通过学习《国家与革命》，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明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为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而战斗。

第三，必须进一步搞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懂得怎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特别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用它指导自己的行动。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①在我们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受骗上当呢？为什么当修正主义思潮出现时，有些同志会辨别不清，甚至跟着跑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糊里糊涂，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结果把错误的东西

^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71 年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

当成正确的东西。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总之，我们学习《国家与革命》，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加自觉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一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的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第23页）列宁正是以此为一条红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全面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谬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国家观的界限。

（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关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谁也没有作出过正确的回答。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们为了欺骗群众，维护其统治，总是根据他们阶级利益的需要，编造出种种谬论，来掩盖国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本质。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怎样产生的？国家的实质怎样？列宁认为：“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①为此，列宁引证了

^① 《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剥削阶级思想家的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批判，鲜明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恩格斯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第7页）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们，反对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国家产生的原因，否认国家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认为国家是外部用暴力创造的，是一个种族用暴力征服另一个种族的結果。这是一种“外因论”。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杜林就是这种谬论的鼓吹者。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恩格斯还指出，国家也不是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什么“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由观念转化而来的，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就先有一种“道德观念”、“理性”即“绝对观念”存在着，正是这种“绝对观念”创造了一切，也创造了国家。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是上帝的代名词。他曾把国家称为“地上的神物”，并认为普鲁士王国就是上帝在人间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应该永世长存的。这种反动国家观，是为普鲁士王国统治阶级服务的。

恩格斯批判的这两种错误的国家观，他们的说法尽管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离开社会的发展，离开阶级的存在，从唯心主义出发，任意胡诌国家产生的原因，宣扬国家是超阶级的东西。

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第7页）。这就告诉了我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没有国家的阶段，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

生的。而国家的产生是同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大约已有一百万年之久了,而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历史只有几千年。可见,人类社会有漫长一段历史是没有阶级和国家的,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为了生存,为了适应当时生产的需要,就按照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各个氏族组织。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结成联盟,形成为部落团体。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 and 经济组织。

在氏族组织里,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实行集体生产,共同消费。产品除了共同消费以外,再没有多余的了。因此那时,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当然,也就根本不需要国家这种强制机构。那时,抵御外部氏族侵扰和野兽伤害的组织,就是全体居民的自动武装,即整个氏族组织本身。那时,为全体社会成员利益服务的组织,就是氏族的议事会和具有最高权力的氏族成员大会。氏族议事会的成员包括氏族长、军事首领等,都是由氏族成员选举产生的,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并且随时可以被撤换的。那时,社会的公共秩序,主要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也靠首领的威信来维持。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①恩格斯还指出,氏族“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完全适应的。”^②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的产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

② 同上书,第154页。

品，发生了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手工业先后与农业的分工。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特别是由于铁器的发明和使用，使人们单个地也能进行生产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也终于形成了。于是，社会生产逐渐由集体劳动过渡到了个体劳动。这样，个体家庭就在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的基础上取代了氏族组织而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私有制就在这个过程中被确立。这就使氏族内部迅速地发生了贫富分化。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阶级对立：奴隶主和奴隶。第一个成为奴隶主和富人的是氏族长和军事首领。这些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侵占氏族公有财产，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群众的特殊阶层，即奴隶主阶级。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对奴隶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极端残酷，这就必然引起奴隶们的强烈的反抗，这样阶级矛盾就不可调和了。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们的反抗，就建立起一种包括武装队伍、监狱等等的强制机构，专门来维护他们对奴隶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便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奴隶制国家。由此可见，国家是在私有制出现之后，随着阶级划分的发生和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出现的。

如上所述，奴隶制的国家，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奴隶主阶级借助于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宣布为法律，建立一种自己所需要的统治“秩序”作为自己的一个阶级的专政，并且运用这个专政去镇压奴隶的反抗。奴隶主从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只当作会说话的劳动工具。古希腊的奴隶主，每年要专门鞭打奴隶一次，竟说这是为了让奴隶不忘自己的身份。我国的商代把奴隶称为“畜民”。在奴隶社会中，还公开在法律里

明文规定，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因此，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就是奴隶主把他们任意杀死，也是合法的。

封建制的国家，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皇帝（或国王）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且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广大劳动人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一年苦到头，劳动果实绝大部分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

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不仅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压迫，而且“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①。从表面上看，工人出卖劳动力是自由的，实际上，工人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因为工人一无所有，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活。而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则绝大部分为资本家所占有。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其国家机器的反动本质，采用普选制和民主共和制的形式来欺骗群众，但是，“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第14页），“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第13页）。因此，“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②

无论是奴隶制的国家、封建制的国家，还是现代资本主义

①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8页。

国家，它都是作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广大劳动群众实行阶级压迫的工具。既然剥削阶级国家是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那末它同社会主体，即同这些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就自然是脱离的。脱离人民就是脱离社会。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剥削阶级一定要日益加强它的国家机器，加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和镇压。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时得出结论说：“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第7页）这就是说，国家是直接从社会本身内部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它凭借自己的武装力量，把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它是代表整个社会，驾于社会之上，一视同仁地处理社会事务，而实际上，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它就和统治者捆在一起，它仅仅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在旧中国，蒋介石的那个所谓“国民政府”，从字面上看，好象是代表全体“国民”的，其实，是专门替地主资本家办事，欺压广大人民的。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都知道，那时的国家机关是“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根本没有劳动人民讲话的地方。所以，它驾于社会之上，就是为了统治和压迫广大人民的，因而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必然是日益同社会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相脱离。这是自它产生以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共同特征。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是它却和以往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①，“是

^① 《给欧美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9页。

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第23页)。因此,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第58页),而是一种“**新型专政**”和“**新型民主**”(第32页)的国家。因为,它已经变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保护人民的工具。保护人民的工具怎么还和人民能脱离呢?毛主席指出,人民的国家政权,“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①因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本质上来讲,它不仅同社会,即同广大人民是不脱离的,而且应该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同社会,即同广大人民日益联系在一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机构**”^②,“这个机构保证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③。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④。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这些都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同广大人民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离的。我们的宪法规定,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包括以

①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91~1392页。

②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8页。

③ 同上书,第309页。

④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22页。

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自己。

列宁指出，恩格斯对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可是，“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第7页）

一方面，有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被迫承认国家是有了阶级以后才产生的，但他们却胡说什么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他们看来，一旦出现了国家，阶级斗争就可以得到调和了。列宁为了批驳这种谬论，在引证恩格斯的论述之后，进一步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第7页）又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第8页）。但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缓和冲突就是阶级调和。其实，“缓和冲突”与“阶级调和”是根本不同的。“缓和冲突”是统治阶级用强力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使阶级斗争暂时地缓和下来的一种手段；而“阶级调和”则是说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从而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把“缓和”和“调和”混同起来，就是妄图抹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对抗性，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欺骗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取消人民革命，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正是从“国家调和阶级”的立场出发，最后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卒。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之流，用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加狡猾的手法，从根本上来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在口头上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他们极力歪曲和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鼓吹什么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质还是阶级调和论。列宁针对考茨基之流的险恶用心，指出：“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第8—9页）。列宁并认为，“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第9页）。可是这个“绝对肯定的结论”，却一直受到修正主义者的百般歪曲和攻击。

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国革命的风雷，虽然早已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阶级调和论”，但是，这种谬论并没有绝种。苏修叛徒集团继承了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者的衣钵，又把这种谬论改头换面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搬了出来。他们大肆鼓吹所谓“和平过渡”、“结构改革”，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头彻尾的背叛。所谓“和平过渡”、“结构改革”，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命根子，资产阶级是绝对不容许无产阶级触动它的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得解放，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暴力

革命，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

(二) 国家是暴力组织

国家既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那末，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

恩格斯说，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特殊的社会权力的建立。“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第9页）。

列宁特别重视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着重指出，构成国家的力量，“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第9页），
“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第10页）。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①又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②

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论述，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最本质的特征。

由此可见，国家是拥有特殊的武装队伍的暴力组织，国家就是靠军队即特殊的武装队伍这种暴力来进行统治的。没有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512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65页。

军队,没有暴力,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其次,称为国家的暴力组织的这种特殊的武装队伍,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同氏族社会居民“自动的武装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氏族居民“自动的武装组织”是为了防御外族的侵扰和野兽的伤害而自动组织起来的,是整个氏族成员都参加的,是为整个氏族成员服务的,是不脱离居民、不脱离生产劳动的。作为国家权力的特殊武装队伍就不同了,它是由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人组成的,是脱离社会上的广大人民群众,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是专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这种特殊武装队伍之所以建立,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第10页)。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必须建立一支为它服务的特殊的武装队伍,用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把枪杆子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都依靠这种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统治;而革命阶级在夺取政权时,也都把建立自己的军队,消灭反动的军队作为主要手段,凭借革命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人民的暴力组织的实质,还编造了一种所谓“社会有机论”。如英国的斯宾塞,就把国家荒谬地比拟成人体,认为人体内部有各种器官,国家也就有各种机构。他胡说什么担任营养职能的是工人阶级,担任分配职能的是商人阶级,而担任调节职能的是工业资产阶级。根据这个“社会有机论”,国家也就是一个调节各个系统的活动的机关,它是超阶级的,对每个阶级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种谬论完全歪曲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它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这种谬论影响很大,是反动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基础。从社会民主党的骗子到法西斯匪徒都是根

据这种“理论”把国家当作超然于阶级之上的调和机关。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也大肆散布什么由于“社会生活复杂化”了，“职能分化”了，于是就需要警察和军队，这也是“社会有机论”的滥调。列宁针对这类荒谬的理论，尖锐地指出，这是“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第10页）。刘少奇、林彪一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一再鼓吹什么“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之类的谬论，也就是所谓“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翻版。这种论调的反动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为了使无产阶级俯首贴耳地接受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统治；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为了掩盖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放弃革命暴力，让资产阶级卷土重来。

列宁指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①

在阶级社会里，不论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都必须借助于暴力才能完成。例如：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孔老二尽管他标榜什么“仁者爱人”，鼓吹“仁政”，可是当郑国奴隶主阶级残酷镇压奴隶的时候，孔老二却说，杀得好，应该“纠之以猛！”他自己上台三个月就用屠刀把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杀害了。现代的孔老二——林彪同样如此，尽管他也打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黑旗，并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等，借以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但他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大搞反革命暴力，妄图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血腥屠杀，以达

^①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0页。

到其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专政的目的。苏修叛徒集团更是这样。在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之后，就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大搞反革命暴力恐怖，把大批革命者送进“疯人院”，关进集中营。剥削阶级就是这样依靠暴力来维持或复辟其统治，残酷剥削和镇压劳动人民的。^{*}因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剥削阶级国家里始终处在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曾经举行过无数次的起义和战争，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以暴力的方式去反抗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暴力统治。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无疑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结果，农民的革命总是被地主阶级用他们的国家机器镇压下去，或者被他们利用过去，变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有现代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以后，以革命暴力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组织，它不仅是随着社会分裂为阶级而产生的，而且它还必然要随着社会阶级斗争发展而不断加强。恩格斯指出：“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社会权力就日益加强。”（第11页）这就告诉了我们，国家这个暴力组织不断加强有两个因素：一是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二是国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列宁强调指出，这些因素不仅在资本主义时期发生作用，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这些因素的作用就更加强化了。资

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则更加腐朽没落,更加反动。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和获取最大限度的高额利润,加紧对本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就必须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机器,作为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对外侵略、竞争和争夺霸权的工具。为此,他们就要拚命地加强其国家机器,大搞扩军备战,把军队、警察、特务机关及其现代化武器装备等等反动的暴力组织和设施发展到空前庞大的规模,达到了“**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第1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使海陆军备无限增长;在战争期间,军费开支更是急剧增加,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物价上涨,以致“**使强盗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接近于彻底崩溃的地步**”(第11页)。帝国主义越是扩军备战,军费支出大量增加,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日益贫困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就越来越频繁,社会阶级矛盾就越来越尖锐,这样,垄断资产阶级就越是要进一步强化它的国家机器,于是就形成了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这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和矛盾特点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国家就是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今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争夺世界霸权,都在拚命加强军事官僚机构,疯狂进行军备竞赛,从而已经使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口头上天天念着“和平经”,高喊什么“裁军呀,裁军!”实际上正是强盗们自己天天在“裁军”的掩护下大搞扩军,无限制地扩军。美帝是这样,苏修更加是这样。目前,美国的军费开支已增加到近一千亿美元。它在海外有三百多个重要军事基地和三千

多个次要基地。苏修军事开支不断膨胀，一九七五年竟高达一千零三十八亿美元，占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这里要指出的是苏修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其军费开支比美帝还多。多年来，苏修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变成了军事基地。还在印度等一些亚非国家攫取了军事基地。所有这些，充分表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反革命的暴力组织。

苏美争霸愈演愈烈，新的世界大战的因素正在增长。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支持革命，反对霸权，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三）国家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 阶级服务的工具

国家作为暴力组织，它是属于社会那一个阶级的呢？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列宁根据恩格斯的论述，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剥削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说明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国家总是代表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的，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工具。

那末，国家是怎样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并且“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第12页），这就说明，国家

官吏同氏族首领比较，它取得了“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地位，这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给予他们的。而他们就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代表。

所以恩格斯说，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第12页）。这就说明，国家这个上层建筑虽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相反，它一经产生之后，就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集中地表现在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能够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所以，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就可以利用政治上的统治权，把他们的意志和阶级利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用国家这个工具强行贯彻，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也说明：古代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镇压和剥削奴隶的工具；封建制国家，是地主阶级镇压和剥削农民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镇压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

但是恩格斯说，也有“例外”的时期，“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第12页）。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举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欧洲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的例子，列宁又补充了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例子。从这四个例子来看，恩格斯所说的这种“例外”，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象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封建贵族在经济上逐渐被削弱，在政治上不能独立进行统治，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日益强大，但还没有

充分的力量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二是象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管理国家的能力，而无产阶级尚未获得这种能力。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暂时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路易·波拿巴为了欺骗人民，多次使用“全民投票”的办法，企图使军事独裁统治戴上“超阶级”、“超党派”的“全民利益的保护者”的假面具。对于工人阶级他采取“皮鞭加蜜糖”的政策；对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他采取了先是限制后是扩大资产阶级的权利的主张。他既表面上允许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从现象上看来，他的国家政权，好象是超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上的，似乎对这两个阶级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其实这是假象，是路易·波拿巴耍的反革命手法，目的还是维护一小撮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可见，即使国家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保持暂时的某种独立性这种“例外”的情况出现，也掩盖不了它们实际上仍旧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可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头子考茨基却偏偏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倒确是一个例外。他极力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和普选制，硬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内可以实现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只要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而一旦无产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中占了多数，资产阶级政权就得按无产阶级的意志办事，资产阶级国家也就会由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而变成解放他们的工具，等等。

列宁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修正主义的谬论，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而且“民主共和制是

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第13页)。为什么呢?因为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第13页)。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第13页),就是把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和殖民地中得到的超额利润,拿出一部份分给国家官吏,使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第13页),这里所说的交易所主要是指证券交易所。比如政府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推销公债,证券交易所则凭公债券向政府提供资金,这样,政府就成了资本家的债务人而依附于资本家,资本家供给政府经费,政府保证资本家实现剥削。以上两种方法,资本家既没有直接当官,又没有直接参加政府,所以说它是间接地运用权力,而这种间接运用权力却又是实现资本家剥削目的的最可靠的方法。所以在民主共和国内,虽然表面上是民主选举,吵吵闹闹,好象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一切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办事的,“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第13—14页)。

列宁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普选制的反动本质,指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第14页)。资产阶级一方面用普选制的口号欺骗人民,说什么人人可以参加选举;另一方面又对选举资格作出种种限制。如姓别、信仰、文化程度、财政状况、居住年限等等。这样一来,所谓“人人可以参加选举”,也就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事实正是这样,他们几年搞一次选举,不过是为了把他们更合意、更得力的奴才推到幕前。甚至不要经过选举,资本家什么时候需要换马都可以。必要时,大老板们也可以直接跳到台前,亲自掌握政权。可见,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恩格斯指出: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第14页)。就是说,当工人阶级还不成熟的时候,在政治上作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选举资产阶级的代表;当工人阶级成熟的时候,它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在普选中能选举自己的代表。除此以外,想通过普选制获得更多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当国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时候,无论是议会也好,普选制也好,都不过是暴力工具的附属品,丝毫也改变不了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暴力工具这一阶级本质。

由此看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必然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工具。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呢?无产阶级国家也同样是这样。不过无产阶级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第58页),它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人民群众对一小撮剥削者的专政。因为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首先就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即逐步限制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除一切旧社会的痕迹,最后达到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那时,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自行消亡。

总之,伟大导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性质,使我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暴力组织,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国家就必然存在;反之,只要国家存在,就表明了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任何超阶级的国家观都是错误的,反动的。

二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并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第20页）。要不要以暴力革命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中，就曾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在以后几十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再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第19页）。

为什么说对待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呢？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就是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即反革命暴力。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时，他们就会利用它的国家机器首先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进行血腥镇压，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一样，他们的反动本性决不会改变，它决不会自愿交出政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因此，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就非用暴力不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都一再反复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没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

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枪杆子。只有用革命的枪杆子，才能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才能夺得政权。列宁十分重视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写的导言中，对巴黎公社的教训所作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总结。恩格斯说，法国每次革命以后，“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第67页）。列宁认为，这个总结是根据巴黎公社以后的二十年的全部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列宁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第67页）。

恩格斯的总结是无产阶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用鲜血换来的宝贵教训。

一八四八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革命的胜利是依靠无产阶级取得的，但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所篡夺。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弄到自己手中之后，就反过来用其反革命两手，一面进行欺骗，一面加紧聚集力量，向无产阶级开刀。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工人武装。当巴黎工人被迫举行六月起义时，资产阶级就对无产阶级进行了血腥镇压。结果有一万一千多工人被杀，二万五千多人被监禁、流放和服各种苦役。资产阶级镇压六月起义的血腥手段，“第一次表明了，

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①。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了武装起义，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可是，由于公社没有充分运用革命的暴力镇压阶级敌人，因此，仅仅存在七十二天就被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扼杀了。这是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仅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充分运用革命的暴力，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坚决的镇压，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否则，就无法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列宁针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反对暴力革命的荒谬主张，明确指出，谁反对暴力革命，就证明他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第67页）。列宁不仅在理论上同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而且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革命的暴力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股反对暴力革命学说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又一次泛滥起来。当时法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多列士和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陶里亚蒂之流，他们继承了美国共产党内的老修正主义

^①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7页。

分子白劳德的衣钵，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推行了一条向资产阶级政府“交枪”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多列士公开否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鼓吹通过竞选夺取政权，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为此，多列士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阿谀奉承，大搞“阶级合作”，甚至宣布把共产党作为“政府党”，服从资产阶级政府的命令，解散了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几十万国内战斗部队及广大爱国民兵。法共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两次大选中均得到五百余万张选票，一百几十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多列士曾先后担任政府部长和副总理，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内阁担任职务。但是，共产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并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不能使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当一九四七年五月法共对拉马迪埃政府投不信任票时，资产阶级政府就不按宪法规定辞职，相反将多列士等人从内阁里一脚踢出。一九四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了选举法，结果弄得法共的议席只剩下十席，多列士议会道路的美梦终于遭到可耻的破产。在同一时期里，意大利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先后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交枪”风断送了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成果，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股修正主义逆流当时在中国的反映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提出的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反动主张。而当时在东北的代表人物就是叛徒、卖国贼林彪。他学着刘少奇“靠选票进城”的腔调，狂热地散布“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与议会斗争”的谬论，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同蒋介石“合作建国”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并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

枪、一颗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①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坚持了武装斗争，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的政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然而革命越是前进，斗争越是更加尖锐。到了五十年代，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修叛徒集团，公开抛出了“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三和路线”，向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妄图把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贩卖过的“议会道路”的黑货改头换面，装饰一番，重新推销给各国共产党。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根据，苏修叛徒们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把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巴黎公社说成是“起初几乎是不流血的”，并竭力歪曲伟大的十月革命，胡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和平完成的”。这些彻头彻尾的谎言，充分暴露了他们是巴黎公社原则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耻叛徒。就在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大好时机，结果造成了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人头落地的悲惨事件。这些血的教训，使革命人民进一步认清，只有坚持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才能够取得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毛主席总结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斗争经验，用最通俗、最鲜明的语言，提出了“枪杆子里

^①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059页。

面出政权”^①，“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②等著名的光辉论断。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③。“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④毛主席特别强调马列主义政党对于无产阶级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⑤无产阶级军队是党为着完成革命任务，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而建立起来的武装集团，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为夺取政权和建立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我们党同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支援了我们。今天，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烽火和各国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烈火已燃遍了全世界，世界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印度支那三国人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512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975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308—309页。

④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506页。

⑤ 同上书，第512页。

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胜利。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如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必将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促使世界人民革命取得新的胜利。无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世界的前途都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我们将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迎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更加灿烂的明天！

（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够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简单地夺取过来，或者是修修补补，加以改良一番，而是必须彻底打碎它。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总结了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革命的经验，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演变过程和阶级实质。马克思在这一深刻的总结中，得出了无产阶级必须“集中一切破坏力量”（第25页）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科学结论。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第26页）。

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呢？

首先，这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过去的一切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他们在夺取政权之后，革命即告完成。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根据本阶级统治的需要，使旧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起来。而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最终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实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所以，对旧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拿过来改良一下加以运用，而必须彻底打碎它。无产阶级应该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完全新型的有利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国家机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第103页）。

其次，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在总结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经验时，特别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产生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崩溃时代，中间经过了多次的变革，即经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这中间，掌握这个国家机器的政党、人员虽然不断变更，但都没有动摇这个官僚军事机构，而只是把它从一个统治集团的手里转到另一个统治集团的手里。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断地完备和加强。所以，马克思指出，以往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第25页）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资产阶级为

了加紧对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而加强了国家机器，公然取消议会，无限度地扩大行政权力，实行军事独裁。在路易·波拿巴执政的初期，法国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拥有五十万人的官吏和五十万人的军队，“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第25页），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马克思指出，对于这个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暴力组织，无产阶级决不能简单地夺取过来加以运用，而必须把它“打碎”、“摧毁”，否则，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

无产阶级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末，应该从那里去打碎它呢？列宁根据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官僚军事机构空前扩大的共同特征，总结了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和官吏。因为常备军和官吏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成份，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暴力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可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之流污蔑马克思主义把资产阶级国家看做一种寄生机体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这正暴露了他们为了维护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丑恶面目。列宁还指出，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把一些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工人贵族，吸引到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中去，让他们参加政府，组织内阁，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巩固其权力的一种方式，丝毫也改变不了国家政权的性质。资产阶级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粉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反动本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

用这些人在劳动群众中散布改良主义，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起着资产阶级在工人中起不到的作用。

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是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第21—22页）的光辉思想，但是，当时对有些问题，还不可能具体提出来。一八四八年，欧洲大陆掀起了革命斗争的风暴，马克思亲身投入了这一斗争实践，这就使他有可能对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从而进一步作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又继续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所证实。

一八七一年，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这是“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第33页）。公社虽然只存在七十二天，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成为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33页），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的“修改”。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总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33页）。

然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这个结论完全歪曲了。伯恩施坦胡说什么马克思这段话是警告工人阶级不要

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考茨基在所谓“批驳”伯恩施坦的观点时，根本不提伯恩施坦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教导，根本不提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这充分暴露考茨基同伯恩施坦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列宁对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作了最确切的解释。为了回击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列宁特别引证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还存在的时候，写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一段话：“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第34页）。列宁指出：“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第34页）又说：“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第95页）这一切是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的反马克思主义嘴脸的最有力的揭露，证明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解释，同马克思的原意“恰巧相反”（第34页）。

列宁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把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只限于大陆。这在一八七一年是可以理解的”（第35页）。因为当时英美这两个国家，还没有军阀制度和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马克思曾设想英美革命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情况则不同了。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美两国的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和完备起来，它们“已经完全滚到用官僚军事机构来支配一切、镇压一切的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

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间在这两个国家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第35页）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

列宁还从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演变特征来说明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意义。列宁指出，从完备“议会权力”向完备“行政权力”过渡，“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共同特征”（第30页）。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都先后重演着在一八四八——一八五一这三年内所经历的历史事变。“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和君主制的国家（……）里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新瓜分官吏职位这种‘赃物’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第29页），迫使无产阶级把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破坏国家机器。因此，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马列主义的原理，并且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和发展。毛主席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采用了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发展，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其策略步骤是一块块、一片片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且把力量集中在瓦解、消灭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这一点上。在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和平谈判”，保存其国家机器的阴谋。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消

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反动军队，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今天对于我们认清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指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①

（三）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被打碎以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呢？

马克思在总结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第50页）。这段话表明，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被打碎以后，无产阶级应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它。这段话还表明：巴黎公社不仅在阶级内容上，而且在政权形式上，都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那末，巴黎公社究竟怎样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呢？列宁对马克思总结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

公社首先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用人民的武装来代替。“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

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它”(第37页)。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和警察,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工具,是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反革命暴力。而人民的武装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法宝,是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的工具。

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用无产阶级政权机构来代替它。公社代表“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第38页)。公社第一次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公社的一切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他们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第38页)的薪金。这就彻底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使一切工作人员真正成为社会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列宁对以上公社的两项革命措施评价很高,他认为,这些措施决不是民主的简单的扩大,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第38页)。

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用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来代替,“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第42页)。资产阶级标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议会、政府和法院互相制约,目的是为了欺骗群众,把议会装扮成表达“全民意志”的代议机关,用所谓议会民主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来管理国家,而这些代表“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第43页)。这四个“亲自”既体现了立法和行政的统一,又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风,保证“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

流为骗局”(第43页)。

公社摧毁了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用无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来代替它。公社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反对迷信，改革教育，把宗教势力从学校中赶出去。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思想文化革命。

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集权制，用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来代替。公社不仅不应消灭集中制，而且必须在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彻底废除资产阶级官僚集权制的基础上，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

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了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列宁对此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第51页)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巴黎公社起义四十六年以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继续了巴黎公社的事业。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纪元。列宁认为，巴黎公社“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再造了巴黎公社型的国家。今天，列宁所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被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所篡夺，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变成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对巴黎公社革命原则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彻底背叛。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巴黎公社起义七十八年后，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也是巴黎公社的继续。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建立了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形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一系列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今天，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这一原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实行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原则时，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形式。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正是体现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两种成功典型。因此，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在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之后，以什么政治形式来代替？是巴黎公社的形式，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形式，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等等，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正如列宁所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32页）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只能意味着革命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三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第32页）列宁的这一光辉论断，不仅对当时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胜利成果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认真学习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理解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弄清楚为什么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第22页）。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在十九世纪

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在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根据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更加集中、更加完整地作了概括。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第30页）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极其简明扼要地讲了他的三点新贡献。这三点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完整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

马克思的论述首先告诉我们，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是“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只能过着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因此，那时根本没有阶级。后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才逐渐形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_{高度}发展，人类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候阶级也就最后消灭了。

马克思的论述还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资产阶级是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越来越尖

锐，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越来越激烈，最后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的论述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并没有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能立即进入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到共产主义社会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才能有效地防止和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反抗，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希望和行动，并不断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专政也就自然消亡了。

马克思讲的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列宁说，马克思这段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一、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说的根本区别；二、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正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由于他们的反动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无不竭力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更是明目张胆地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理论。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抛出了一本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恶毒攻击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胡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凑巧记起了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上用过一次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还胡说什么“剥削者总是占人口少数，而这个少数在一旦失去政权后，就会老老实实服从无产阶级多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民主”，是“独裁”，叫嚷要苏维埃国家用所谓“纯粹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要复辟资产阶级专政。针对考茨基的反动谬论，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至十一月间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彻底揭露和批判了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罪行，给他以迎头痛击。同年十二月，列宁趁《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再版机会，又特意增写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这一节，根据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和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进一步驳斥了考茨基的谣言和诡辩，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充分证明，早在一八五二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就已经有了非常精辟的论述，这对考茨基胡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一八七五年在一封信中偶然用过一次的一个“词儿”，是最有力的驳斥，它把叛徒考茨基披在身上的马克思主义外衣剥得精光。

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与资产阶级学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不是一般地承认和谈论阶级斗争，而是把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它的主要之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

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第31页）。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划清马克思学说与资产阶级学说的界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们，也承认社会上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比如，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承认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他们不可能真正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更不承认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归根结底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代理人。修正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因而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修正主义者虽然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也讲革命，也讲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搞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路线，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修正主义者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使用革命暴力，反对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胡说什么只要无产阶级在议会取得多数议席，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事实上，资产阶级是不怕议会斗争的，这不仅因为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很难取得议会多数，即使取得了多数，一旦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就会强行解散议会，甚至出动警察和军队，进行武力镇压，

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修正主义者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改变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复辟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所谓“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是“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第31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新的策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干的。他们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之后，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在我们中国，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子，而实际上搞的是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上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必须根据阶级斗争新的特点，不断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反对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

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最近，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①这就告诉我们，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一八七五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来的。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76—77页）。列宁认为，这段著名论断是马克思全部革命学说的总结。

马克思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呢？列宁指出，一是根据“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第77

^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页)。无产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当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得了政权，革命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并把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完全铲除，还要经历一个比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更为艰巨更为长期的斗争过程，这就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只有在这一专政的条件下，把革命进行到底，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二是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第77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愈向前发展，它的基本矛盾所表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愈加激烈，它的生产关系也就愈来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无产阶级这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但社会主义则是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它在各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因此，它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前，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不断斗争的时期。马克思通过总结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总结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说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在整个过渡时期内，在一切领域和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获得彻底胜利。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十月革命后

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强调指出：“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第32页）。为什么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会空前残酷、空前尖锐呢？这是因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复辟资本主义。同时，他们也还有很大的反抗力量，甚至在某些方面保持着事实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他们还有货币、商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管理技能；他们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影响，有丰富的从事于反革命活动的经验；他们还有国际联系，可以从国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里得到支持和援助。总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很大。他们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他们可以通过反革命暴力搞武装叛乱，也可以通过思想渗透搞“和平演变”。为了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

这还因为，小生产经常地、大批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广大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变为集体农民。然而，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彻底改造小农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以及风俗习惯，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特别是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存在的时候，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的水平还不是很高、工农差别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农民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原来小生产者所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尤其是一部分富裕农民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强烈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同时，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由于资产阶级法

权的存在，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在文化教育部门中，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同旧的剥削阶级分子相勾结，向社会主义进攻，竭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而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国内外阶级敌人都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由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声名狼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那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共产主义。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来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欺骗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列宁指出，从前，即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当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时，问题的提法已有发展：“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77页)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无可争辩的伟大真理,“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①。这就是说,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始终存在,这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实现共产主义、国家消亡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为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无产阶级专政一直要存在到国家完全消亡的时候为止。这也就是毛主席曾经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②。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掩盖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耻背叛,竟胡说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而要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等等。这是彻头彻尾的诡辩,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绝没有什么“全民国家”可言。苏修的所谓“全民国家”,那根本不是什么“全民”的,而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

①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7页。

②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92页。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刻地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列宁首先指出：“《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第77页）。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是辩证的统一，是不可分割的。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争得民主；同时，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全国人民中实行广泛的民主，才能实现对资产阶级最有力的专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之流，把民主和专政根本对立起来，胡说只要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就可以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到达共产主义。这种反动谬论的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那只能维持和导致资产阶级专政，是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的。列宁针对考茨基之流的反动观点，明确指出：“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第78页）这说明无产阶级民主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有保障，才能向前发展，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列宁说：“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第79页）列宁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被彻底消灭了，真正完全的民主才能实现。真正完全的民主实现了，民主也就自行消亡了。因为没有专政，也就无所谓民主了。苏修叛徒集团胡说什么只有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才能使民主变为“真正全民的民主”。他们的这种所谓“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完全是老修正主义的什么“彻底民主”、“纯粹民主”的翻版，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永远不会有。他们用“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偷换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无非是欺骗群众，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我国，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封建专制”，是“独裁”，是“执秦始皇之法”，叫嚣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充分证明林彪与新老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三) 无产阶级专政要完全消灭阶级 和阶级差别

列宁不仅论述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还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第24页）

具体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主要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

抗”(第79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推翻并不等于消灭,他们还必然要进行疯狂的反抗,必然要同帝、修、反互相勾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在国内,必须“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在国外,必须“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①。

无产阶级对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是十分重要的。列宁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指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第38页)。列宁还根据十月革命后的阶级斗争经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外,还必须镇压各种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他认为,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非常之多,这些人在革命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②可见,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有铁的手腕”,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抗和破坏。无产阶级只有紧紧掌握革命的暴力,加强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公安机关,加强战备,才能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20—121页。

②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设,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

第二,无产阶级要同一切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列宁特别强调,改造小生产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严重的任务。这是因为小生产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而且“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①。因此,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剥削阶级,就必须对小生产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才能做到。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刚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必然还要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还要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列宁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消费品的分配“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第84页)。资产阶级法权,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它的核心是“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第84页)。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制度,在这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给这种不平等披上一件平等的外衣,以掩盖它事实上的不平等。

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劳动者不得食”,“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这与资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本主义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相比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是一大进步。但同共产主义相比，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因为它“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第84页）。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要领取等量产品，就必须付出等量的劳动，这就证明，按劳分配还没有消除资产阶级法律所肯定的等价交换原则，而且实行按劳分配的结果，表面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这是因为，各个劳动者的体力强弱不同，技术熟练程度也不同，他们在同一时间内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也不同，从社会所领取的报酬也就有多有少。结果，由于各个劳动者体力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别，要领取同样的报酬，就要付出不等量的劳动，即体力弱或技术不熟练的人，要比体力强或技术熟练的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赶得上，才能领得同样的报酬，而在同一时间内所领得的报酬则是不相等的。这种不平等在以货币工资形式分配消费品的情况下，就形成了工资的等级差别，即等级工资制。因此，按劳分配这种“平等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事实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它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说，按劳分配“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①这就说明了按劳分配这种平等所掩盖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不仅默认了个人“天赋”是取得劳动报酬的“天然特权”的这种不公平、不平等，还掩盖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是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不平等。其次，由于各个劳动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页。

者的家庭生活负担不同,即使领到了同等报酬,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也有高有低,这也是不平等的。由于这些原因,在实行按劳分配同一原则的情况下,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正因为这样,它就为滋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因此,“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不加以限制,而是一味片面强调按劳分配,扩大差别,那就很容易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形成新的剥削阶级,使资本主义得以复辟。同样,对于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也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也必然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既然,“按劳分配”这个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它不仅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还会由此带来种种弊病,那末,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要实行这个原则呢?这是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第84页)。这就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要实行“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因为任何权利都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并同其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人们在消费品分配方面所享有的权利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消费品还不是极大的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还不可能普遍达到劳动不计报酬的程度。因此,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所以,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第84页)。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用法权的强制来调整、保护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约束人们为社会劳动。而既然有法权,就要有制定法权和维护法权的强制机关,

就要有国家。所以，列宁进一步强调指出：“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第88页）列宁接着指出：“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第88页）这就是说，正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讲，它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目的根本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又要限制它，而且要创造条件最后消灭它。

在我国，由于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因此我国现在还不能不实行商品制度。这样，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并且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权也还严重存在，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正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泛滥起来。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有些人就会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活动。其结果，就会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产生少数完全蜕化变质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

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城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坚决打击一切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创造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必须占领上层建筑。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必须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一切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决不允许他们自由泛滥。我们必须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现在，我国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意识形态领域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阵地。一定的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它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必然要加紧利用思想文化阵地，腐蚀人们的思想，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资产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能量很大，这是因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有市场。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需要有共产主义思想去进行批判，去进行改造。毛主席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就教导我们：“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

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①在今天，我们更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第四，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列宁指出：“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第85页）这就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断促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保证，也是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可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的任务。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用革命统帅生产。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并且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努力奋斗！

第五，要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战斗，彻底消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解放全人类。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666页。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总的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做了最好的概括，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这就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消灭四个“一切”。这和马克思讲的三点新贡献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是一回事。

无产阶级专政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实现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不仅是指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包括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即消灭作为阶级划分的基础的旧式社会分工。

阶级的存在是同一定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就必须“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在这里，不仅是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彻底解决所有制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消灭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和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在阶级社会中，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如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等，

^①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480页。

都是具有阶级内容的。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就要“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

一定的观念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也就必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彻底扫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马克思的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赢得自身的解放。

(四) 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群众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第24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保证,而且也是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贯重视党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

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①。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及时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曾强调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③

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知道，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所以，无产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要有自己的先锋队组织，而且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后，为了动员和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建立和维护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仍然需要一个代表本阶级利益，集中本阶级意志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最有觉悟最富于战斗力的部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那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统治。

因为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揭示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无产阶级和—

①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5页。

② 《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 and 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③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249页。

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科学,是指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才能够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够根据客观实际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规划并组织新制度”(第24页),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因为党有着铁一般的纪律。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极其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如列宁所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①。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自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拔、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党的纪律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具有铁一般纪律的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要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够做到把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起来,有计划有步骤的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0—181页。

所谓党的领导，最根本的就是党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一个政党领导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对了，就能站在历史的前头，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前进。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相反，路线错了，就必然要失败，即使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也会付之东流。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党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朝气蓬勃，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冲破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

认识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就必须摆正党同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位置，坚持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②其他一切革命组织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历来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们总是竭力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反对党的领导，以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手段。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虽然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但却歪曲和篡改了列宁党的正确路线，从而把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所谓“全民党”，实际是法西斯党，从而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

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71 年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

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斯专政。林彪一类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也总是利用种种手法分裂党，削弱和反对党的领导。他们一方面大搞“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一方面又大肆散布什么群众运动都是“天然合理”的谬论，反对党的领导。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表明，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 实现共产主义,国家 才会完全消亡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第84页）这是列宁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析，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消亡的关系所作的科学论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划清科学共产主义同各种假共产主义的界限，弄懂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同国家自行消亡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一）无产阶级国家是自行消亡的

无产阶级国家是自行消亡的，不是人为地“被废除”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第75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①既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即由发生到消灭，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过程，而不是永恒不变的，那末，作为人类社会最后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有了它的发生和发展之后，就不能不走向消灭，不能不由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国家，也就不能不随着阶级最后被消灭和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而自行消亡，即由与这一发展相适应的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

那末，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这一必然发展呢？

列宁指出：“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第75页）这里讲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这说明共产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个人头脑里空想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千百万无产者从事社会化的大生产，而工人所创造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的大量物质财富，却被一小撮社会寄生虫——资本家所占有。资本主义的这一矛盾必然要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被迫一定要起来革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国家是自行消亡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不要通过人们的自觉革命奋斗，为它创造条件，国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消灭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国家自行消亡，是和一定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消亡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粗暴的歪曲，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胡说资产阶级国家可以自行消亡。为了揭露和批判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质”（第15页），列宁特别引证了恩格斯的论述，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第15页）又说：“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第16页）这就是说，国家自行消亡必须以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为前提。因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凭借自己的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并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改造，这样就为消灭阶级创造了条件。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阶级差别，作为只有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自身也就不存在了。到那时，人们有组织的对生产的管理完全代替了国家对敌对阶级的压迫，无产阶级国家也就自行消亡了。

列宁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第17页）。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国家是决不会自行消亡的。资产阶级要维护其剥削和压迫，就必须维护其反动统治，是根本谈不上什么自行消亡的，所以，必须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把它消灭。只有无产阶级国家才能自行消亡。因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①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正是为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最后过渡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国家即自行消亡。苏修叛徒集团胡说在苏联国内“国家已经不需要了”，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理论的歪曲，其实，现在在苏修控制下的苏联，叛徒弹冠相庆，冤狱遍布国中。对于苏修这种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机器，苏联无产阶级必须在第二次革命中把它消灭，只有将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后，向共产主义发展，把资产阶级彻底消灭，那时候，国家才能在事实上变为不需要了。

（二）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是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57—1358页。

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85页）马克思的这段话，不仅精辟地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必须具备的条件：（1）旧的分工包括阶级和阶级差别已经消失，以及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已经消失；（2）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已经普遍地大大提高，劳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3）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也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其丰富。只有当这些条件实现的时候，人们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才具备了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第85页）。列宁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通过剥夺资本家，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还不能立刻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使人们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带来工**

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第86页）这就说明，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有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已经十分习惯于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人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同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到实现了“按需分配”的原则。列宁认为，这两条实现的时候，就会完全超出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第86页）。至于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怎样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国家将怎样消亡和消亡的日期等问题，由于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材料，这只能等待以后的革命实践去解决。因此，我们现在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必须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第85—86页）。

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②我们必须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和劳动。而要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实现共产主义，对于马克思、列宁所指出的关于脑力劳动和体

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59—160页。

力劳动的对立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必须使之逐步缩小，最后归于消失。这就要求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坚持走五七道路，坚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的教育方针，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选拔工农兵上大学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坚持发展壮大工农兵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逐步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而努力。

在整个地球上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一定要被彻底消灭，共产主义一定要完全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道路有多少曲折，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一条真理。“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②也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及其走卒们对共产主义制度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总是千方百计地对它进行歪曲、诬蔑和攻击，或把它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他们从反动的剥削阶级立场出发，胡说什么共产党人答应每个人到了共产主义，不论劳动好坏都有权向社会伸手要东西，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拿多少就拿多少，这是以资产阶级庸人的心理对共产主义的蓄意歪曲。列宁批判了这些庸人，说这些人就象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教会学校学生一样，只会“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59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58页。

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第86页)。列宁还痛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的走卒。正是这些走卒，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闭口“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第87页)，而只是一味空谈遥远的未来，什么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啦，将来共产主义怎么分配啦，诸如此类，喋喋不休，却避开剥夺资本家，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他们这样做，就是要转移人们对当时迫切政治问题的视线，以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卒，是无法正确理解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歪曲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赫鲁晓夫竟把为争取共产主义而斗争，说成是什么为争取“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为了掩盖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胡说什么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搞的那一套完全是假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推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也大肆歪曲共产主义原理，胡说什么“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到了那时，人人可以分“公产”，“多拿一点”，“多吃一点”，“大家发财”，妄图以此来腐蚀广大革命群众，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者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歪曲。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包括实现“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① 这样两项任务。因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273页。

此,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必须把发展生产和改造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人民的头脑,在大风大浪中造就共产主义一代新人,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力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和风格,表彰那些站在社会主义劳动岗位,想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做工作,少取报酬,不争名,不争利,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我们就会把共产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能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人生的最大光荣和幸福。

我们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就必须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坚定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信念,只有这样的人,在共产主义的征途上,才能具有站得高,看得远,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才能具有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思想斗,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才能具有力争上游,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才能具有对工作最讲认真,一丝不苟的革命作风。毛主席说:“现在的

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①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好是好，不知何时才能到”的“渺茫”思想，是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定信念的一种表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要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决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向共产主义发展，这是一场极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要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但是，共产主义也决不是一种“渺茫”的东西。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全体劳动人民在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开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人民生活日益得到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日益深入人心。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②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照耀下，当前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资本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正在一天天好起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旗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团结广大革命人民，就一定能用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每一项革命斗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在埋葬资本主义，都

①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254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647页。

是在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如果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实现感到“渺茫”，因而松懈自己的斗志，那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不能把共产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且，已经取得的胜利，也会被阶级敌人篡夺过去。

因此，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必须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取得完全胜利。

我们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斗争”^①。毛主席也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②这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还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是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继续革命，使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还是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当然，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说，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后都要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从一个具体国家来说，历史的暂时倒退，也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持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7页。

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决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应该说任重而道远。我们还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程还很长，今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决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些胜利而松懈自己的斗志，或者认为自己革命到站了，该下车了，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今天取得的一些胜利，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宏伟目标相比，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②。为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一切旧社会的痕迹，实现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我们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必须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千百万富有实际精神的共产主义战士，带领广大革命群众，用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去争取，靠好几代人脚踏实地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超出那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的庸人。不断批判林彪一类宣扬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谬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争取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328页。

②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我们必须鼓足干劲,为革命开机器,为革命种田,为革命站岗放哨,为革命搞科研,把自己所做的每项工作,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必须满腔热情地支持、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破旧立新的运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断战胜资本主义的腐朽的旧事物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同新生事物的出现及其发展壮大,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涌现出大批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老、中、青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等等。这些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途,它们对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资产阶级法权的逐步消灭创造了条件。我们对这些新生事物要从关系到反修防修,不断铲除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壮大共产主义因素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发现和积极地扶植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事物,让它们尽快地成长,占领各个方面的阵地,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①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我国今天正处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的指路明灯。这条基本路线，明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因此，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只要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办事，我们就一定能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不是依靠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所能完成的，还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才能实现。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是带有国际性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必然带有国际性。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把世界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要解放，就必须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斗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实现全世界的联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远景，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列宁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毛主席一贯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在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批判了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他谆谆教导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①。

我们一定要遵循革命导师的伟大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旗，坚决支援世界革命。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永远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共同奋斗。

^①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69 年 4 月 23 日《人民日报》。

修正主义路线头子 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言论摘编

(一) 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 否认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

拉萨尔：《工人纲领》

国家最后的和主要的目的是：积极地发展并不断完善人类；换句话说，是真正实现人的使命，即实现人类能够达到的全部文化。国家的目的就是教育人类向自由发展。

拉萨尔：《科学和工人·辩护演说》

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因此人民就是国家。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国家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是一种管理机关，它的社会政治性质随着它的社会内容的改变而改变。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国家是民族这一巨大整体的结合，是巨大的共同利益天

然的捍卫者，就国家的这一职能来说，工人和它是立场一致的。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

……越是这样，民主国家就越不再仅仅是剥削阶级的工具。在一定情况下，国家机器开始反对这些阶级，即起一种与它过去的作用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开始从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为解放他们的工具。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

历史上第一次在我们这里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工具。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关怀人的福利是最高准则。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〇年）

党和苏维埃国家在编制我们一切计划时的主要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

勃列日涅夫：《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
五十年》（一九七二年）

今天我们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我们要代表全体人民。

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

国家是教育机关。

刘少奇：《在总结四年政法工作时的谈话》（一九六二年）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

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

林彪：《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讲话》

（二）宣扬“议会道路”、“和平过渡”， 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

直接的普选权……这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

拉萨尔：《公开答复》

工人等级必须缔造一个独立的党，应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这个党的原则口号和旗帜。工人等级在德国立法机构中要有代表，这是在政治上满足它的合法利益的唯一办法。为此目的用所有合法手段展开一个和平的、合法的鼓动宣传活动，这就是而且必须是——工人党的政治纲领。

拉萨尔：《公开答复》

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

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

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

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我们政治斗争的目标一如既往：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

考茨基：《新策略》

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和平地、完全合法地、非暴力地进行……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这种革命（指推翻现存的私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编者注），根据它进行的情况，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

对于我们说来，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好几条，而是只有一条。这就是：民主制的道路。

考茨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迅速而无情地拆毁旧房子，而是谨慎地研究它，以便尽可能恰当地利用它来作为新房子的基础。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我们深信，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威力的加强，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的提高，就会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在那些议会传统深厚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是利用议会的道路，而在其他国家里，可能是通过利用适合于他们民族传统的制度的道路。

赫鲁晓夫：《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

在我们看来，联合和团结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开展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是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的必要条件。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赫鲁晓夫：《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

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夺取政权时，打死一名军官，打伤一名将军。实质上这是不流血的革命。

《国家和共产主义》（一九六三年莫斯科版）

今后中国革命的形式主要斗争，不是武装斗争，是非武装的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是主要方式，用政治方法解

决国内问题。

刘少奇：《时局问题报告》（一九四六年）

我们共产党多年来就想这个办法，这叫和平地转变到社会主义，其目的不仅是替工人农民着想，而且也是为你们资本家着想。

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

（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致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句和现实相一致。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在这里，人们凑巧记起了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他当时只是想用它来表明一种政治状态，而不是表明一种政体。现在这个词儿忽然被用来表明政体，而且恰恰被用来表明随着苏维埃统治而出现的那种政体。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在俄国，作为政体的专政，正象以前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那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还不等于承认，我们必须象反对无政府主义那样坚决反对专政。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也就是说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就已经排除了这一点：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是指这个词在字面上的意义而言的。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劝告一切共产党人在着手工作时要消灭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对待资产阶级的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把人类的一般的利益放在首位。

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

《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社会主义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消灭剥削阶级以及产生人剥削人的原因。在苏联留下了两个友好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而且这两个阶级本身也起了变化。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的一致性，使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接近起来，巩固了他们的联盟，使他们的友谊牢不可破。来自人民的、忠于社会主义的新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过去城乡之间的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消灭了。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苏联人民在社会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牢不可破的一致。

《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完全地和最终地获得了胜利之后，当我们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必要的那种条件消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内任务完成了。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还有一种建议，照我看来，这是对实际生活中的事物采取咬文嚼字的态度而不是创造性的态度所提出来的建议。例如，个别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为止。这些同志完全没有估计到我国所形成的客观条件，他们只是搬用任意乱摘的引证，而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个学说的实质。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目前只有从事社会主义生产的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一致的劳动者阶级。在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之后，我国就不存在一个阶级专政的土壤。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能够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

赫鲁晓夫：《关于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

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了资

本主义复辟的社会经济可能性。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报告》（一九六一年）

社会对抗和民族对抗从我们社会生活中永远消失了。社会主义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巩固地确立起来了。

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六七年）

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胜利的极其重要的结果是，苏维埃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随着“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解决而停止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这是可以理解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苏联《共产党人》
一九六一年第十四期）

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刘少奇：《一九五六年的一次讲话》

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那就是说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

社会主义制度要注意调整,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

刘少奇:《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一九五七年)

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对国家政权的大审查、大清理、小扫除,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

林彪:《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

(文化大革命)扫除了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隐藏了四十多年的这种分子,横扫了资本主义百多年、封建主义几千年的影响。可以说,集中在这两年半的文化革命,打败了几千年来这种旧的站在剥削阶级方面的一切传统思想。

林彪:《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

(四) 宣扬假共产主义,歪曲科学共产主义原理

它(指无产阶级——编者注)的统治就是一切人的统治。

拉萨尔:《工人纲领》

民主制比国家历史更久,并且决不是必然跟国家连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假定社会主义将使国家消亡,那末民主制将比国家存在得更长久。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党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是先于国家消亡的。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

《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正确结合，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

《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道路上的极重要的里程碑。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方针，我们的路线。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新纲领是党的“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一口号的充分体现。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个人的兴趣的问题，在纲领中占着首要地位。这是极为合乎规律的。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在尽力发展和加强对劳动的精神刺激的同时，我们应该自始至终地运用按劳分配原则，把它作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的重要杠杆。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一年）

（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七月七日在奥地利的广播和电视演说》

（共产主义就是）为争取“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

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在匈牙利的一次讲话》

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在我国的诞生，是我们的伟大成就。我们有权把它看作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完成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的一种特殊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五十年》（一九七二年）

“共产主义”社会是从“产”字起的。党、主义、社会都有个“产”字，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字，那就大大不合格……我们奋斗的最终目的作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林彪：《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四五年）